

遂寧新志 卷二

遂甯縣志卷二

衙署

縣署

在城北坐北向南後唐節度宋潛藩舊邸自明以來爲

縣治所清康熙六年知縣劉學瀚重加修葺煥然一新

頭門

三間係隋大業時建

儀門

三間均民國十五年折去作修公園之用

聖諭坊

一座

大堂

三間雍正元年令莊承祚重建堂下有軒梁題景泰六

年知縣沈晉典史吳讓重建左右六房各八間

二堂 五間梁題明嘉靖二十九年知縣蕭禹臣典史甘永正
重建雍正五年知縣徐任顏曰節愛堂

三堂 三間不知建自何年乾隆間知縣夏詔新顏曰廉靜右
書房五間顏曰含西左廚房六間

四堂 三間康熙二十二年知縣郭維甯建顏曰靜治軒左右
廂房各三間

後樓 乾隆四年知縣夏詔新建顏曰視遠樓後東菜圃二畝
餘西馬王廟一間馬房三間今圯

二堂西花廳 三間康熙四十年知縣安定昌建顏曰飲冰堂

廳後草亭

康熙四十一年知縣安定昌建顏曰紫雲亭今圯

亭後書房

三間不知建自何年乾隆五年知縣夏詔新顏曰補

閒今圯

倉

厥百餘間在署後西北隅今移徙

遂甯府門記

張至震

天子五門前臯雉後應路而庫當其中諸侯三門雉先之應
次之路又次之不當有臯庫記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
應門魯王禮也故其制用之非謂諸侯皆當然也詩曰迺立
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此詩人追美太王以爲

文王之興本由此故所言皆王制非謂諸侯皆得然也傳曰
臯門之哲實興我役宋先代之後當用王禮非謂諸侯皆得
然也凡禮所謂庫門皆魯禮也春秋譏兩觀以爲僭禮而雉
門無譏焉蓋諸侯之門應先之雉次之路次之記曰仲尼與
于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此雉門也自廟出而至於觀則
廟在雉門之內可知也又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夫繹
當於廟今繹於庫門內爲失之則庫門在雉門之外可知也
厯考諸家之論此爲得之蓋王宮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則數同而制異禮亦當然今天

下郡國所以揭州名限府庫列戟衛者卽古諸侯之三門顧其制之先後亦有弗同者武信在唐爲州號都督府乾甯中建節度厯五代至國朝因之以徽宗皇帝故封始陞爲府大藩之體益重而府門隘陋殆弗容車震謂弗稱命新作之成之日乾道五年十月十五日也

秩官題名記

知縣 楊 泰

題名有石蓋自內而部院外而藩臬無不然者匪徒侈名號垂久遠亦以陰寓勸懲云遂甯爲蜀中土在昔爲府爲州今爲縣建置不一山川猶在也縣之官爲令爲簿爲幕皆東西

南北之人職在親民一也乃其民固直道而行猶夫三代者也是故令之秩視臺省藩臬若甚懸然而敷宣王化疏沛民隱自昔論治君子咸謂不可緩焉泰之不佞承乏而來三年於茲百務未遑仰止前修景行罔逮簿書之暇試一搜集近且傳聞浸訛况遠者乎乃取堅珉爰勒姓氏工告事成或謂泰當有言也夫石所題者名也得無有其實乎士之自修孰不曰吾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大人之學曰在親民而後爲明明德之實用夫民吾同胞吾一體也令且近民民皆赤子也不旣親乎故令有父母之道焉父母之於子也其撫

之育之宜何如也而令於民也獨不然民且奈何吾嘗思焉
饑饉薦臻不忍諉之自爲命也冥頑梗化不忍使之害我嘉
禾也獄訟得其情不忍自以爲喜也催科甯拙經始勿亟誠
不忍傷其氣或盡其力也心誠求之是或所以仁吾民也是
或親民之實也而吾未之能焉一念胡越百里休戚敢不自
以爲隱乎夫人窮罔惻匪所以畏天命也下情或滯匪所以
宣上澤也往者吾不得而見吾有懷焉來者吾不得而聞吾
有望焉況乎萬古不磨者遂之山川萬古不變者遂之人心
此亦將萬世不朽若乃肆情任智自爲身圖是自昧其所以

學不仁亦甚矣孔子不云乎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亦可以思也夫其亦可以感也夫作題名記

視遠樓碑記

夏詔新

官方何所砥持惟明目達聰之君子洞視民瘼精氣長存是以心爲人官英爽隨之悉注於耳目而肅於精神最不可狃於近習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夫天高高在上化育無疆且無一日不照臨下土鑒視斯民故古之視民如傷者必邇不禦而遠不遺然不禦不遺不得徒索於瞬睫間惟恃心之明有以通之以故視遠惟明書載其旨而子張問明子告以

明能及遠豈非視民之道不宜狃耳目目前之安而高瞻遠矚
直無幽之弗達哉今聖天子在上視四海如一家行高望遠
治晉唐虞而宰輔內臣以及封疆大吏一皆勤視民隱無遠
弗届矣我曹職在下僚司百里提封屬目者刑名錢穀睇盼
者菽粟桑麻顧瞻熙穰之眾注睇而怵心稍幸無過卽釋氏
所稱現宰官身而得度者尙何高視濶步之思耶雖然一邑
萬井視其事匪易也衣食未足何以裕之禮教未興何以型
之鼠雀未消何以平之澆漓日啟何以厚之其蒿目平民艱
者不盡在耳目之地几席之前苟視之不及於遠則方隅之

內苗莠不分城闕之下狐鼠可藏雖有灼光之照欲其不蔽
於近也難矣余學古入官昏明是凜思寓目警心而不得見
溫公題諫院元之記待漏竊嘆賢人君子居其位盡其職顧名
思義亦隨地志警而宰官外吏縱行道不如宰相行言不如
諫官而勤民敬事悉厥聰明以致其忠愛較大吏爲尤切因
欲倣二公遺意題名觸目會設例穀廩舍闢地啟字勒日告
竣環署後皆倉廩而中隙有阜因作小樓一間工成若干日
顏曰視遠公餘可舒目縱觀俾一邑民生休戚纖毫歸眼界
中而靈明之氣振發短淺之見不生居此字視此民不復存

傳舍遊觀之見於心目雖然由近及遠用晦而明明之至卽
遠之至欲求不蔽於遠也先求不蔽於近也果不蔽於近而
吾之視乃無微不燭矣額成因書鄙意鐫石以代箴銘俟後
之君子共鑒此邦疾苦勵乃官常而無僂焉存傳舍遊觀之
見固余之願也夫

飲冰堂題壁

李培垺

虛閣敞文窗鳴琴謝瑤軫垂簾晝方暇穆穆清風引蕭然念
歲宴塵慮淨胥屏冰凍地爐寒烟消縣齋冷感茲風雪晨清
寒滿四境政拙糜俸錢心勞慚簿領名堂字漫滅拂拭重題

通志卷二
六
整敢比玉壺清庶幾樂閒靜哲人不可作任事勞警省汲古
苦難及吾懷在修鯁論思東里僑績愧山陰沈惟有吳隱之
貪泉慎勿飲

丞署 丞於雍正八年添設衙署建於城內小西街

乾隆二年移梓潼鎮

教諭署 原志載尊經閣左久圯

訓導署 原志載尊經閣右久圯

批驗廳 乾隆元年添置建有官廳在上馬頭以水刷崩岸及廳

乾隆十一年署縣丞本縣典史徐熙改遷西北十丈許廳前

添建瞭樓一座今裁

鹽大使署

乾隆二年添設在攔江河今裁

提舉司署

明萬歷間設立在城內東街提舉官一員吏目一員

江邊有秤盤廳久廢

簿

署在令署西今廢

尉

署在令署東

分司二署

在大小西街明設以備上司案臨久廢

東川館

在安居堪今廢

法華公館

在走馬窰今廢

駐防署

在東門外今廢

嘉禾堂 縣北宋蘇仲虎守遂甯民獻禾一莖九穗者百餘本因以名堂

嘉禾堂記

楊 輔

世有符瑞之說疑信常相仍然必以人事參焉而後其說爲可信詩曰誕降嘉種說者謂天應后稷嘉種從天而下又曰貽我來牟說者謂師渡孟津炆流爲赤烏五與牟麥俱來此其言若誕矣然周自耕稼迄於興王時人因其極盛託諸神異以侈大農功而歌舞之理或有是然則符瑞之說其必以人事參者非耶遂甯故藩郡紹興間尙書蘇公仲虎來守是

邦風流蘊藉邦人愛之如父母民有獻禾一莖九穗者至百餘本歲且大熟公乃闢府治之東館易爲堂而名之嘉禾歲久柱石欹敗或有懼其壓者則撤而空之更創小樓於其南昔人勝致日就蕪沒而郡之千里樓其前若缺眉目邦人惜之會今大守李侯叔勤之來意與邦人合爲之營度肇建於九月之辛亥而落成於十一月之甲子毀十有五歲而後復於是侯在郡一年有半矣其政至簡靜而時發以剛果議論少所措置而卒歸平恕邑人安樂之已而岐秀之麥九穎之禾田婦一產三男子皆見境內適與侯建堂之意會堂成而